

中外关系

试析中国参与解决达尔富尔问题的基本方式

孙学峰 金峰

[摘要] 2004年以来,中国开始参与解决发生在苏丹的达尔富尔问题,主要途径包括三类:多边外交、双边协调努力和驻苏企业发挥作用。三种途径的相互关系是:借助联合国等多边场合参与解决问题的进程,有意识地与其他区域性组织配合引导议题发展方向。与此同时,加强与美国在关键问题上的协调合作,借助中国—苏丹政府的双边接触、中国驻苏企业的积极影响,促进苏丹政府政策调整。在此基础上,再在联合国框架内确定政治解决的具体方法和“路线图”。

[关键词] 达尔富尔; 多边外交; 双边外交; 中国驻苏丹企业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55(2009)03-0037-42

2003年4月,苏丹达尔富尔地区^[1]的阿拉伯人和黑人因争夺水源和牧场爆发了激烈的种族冲突,并由此引发了大规模的人道主义危机。危机之初,并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距离苏丹数千公里之遥的中国会与这场冲突有什么联系。但是,同年11月,美国人权组织报告首次将中国视作苏丹内战的“利益攸关方”。自此,欧美各国政府和舆论以中国与苏丹政府长期保持特殊友好关系为由,纷纷批评中国偏袒苏丹政府,对人道主义危机不闻不问。而在中国国内,无论石化企业、学术界还是普通公众也都开始希望中国政府能更好地维护在苏丹的合法利益,甚至提出以此为契机调整中国的相关外交原则。在这种形势下,中国政府从2004年起逐渐开始介入达尔富尔问题。

从政策目标和内容考察,中国政府介入达尔富尔问题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2004年7月至2006年5月),中国的主要主张是反对贸然制裁苏丹;同时,积极推动苏丹政府同联合国展开对话,并与达尔富尔反对派武装进行和谈;最终同国际社会一起促成了苏丹政府和“苏丹解放运动”等签署了《达尔富尔和平协议》。第二阶段(2006年8月至今)伊始,安理会通过了1706号决议,决定联合国加快相应接管进程,但遭到苏丹政府的坚决反对。为此,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安南提出了新的三阶段解决方案,即“由联合国

向非盟提供财政、技术和后勤支持,在达区部署联合国和非盟“混合”维和行动”。^[2]中国政府积极促使苏丹政府接受并开始执行安南方案,同时敦促联合国和有关国际组织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适当修改和完善已有方案,避免对苏丹实施可能的制裁。2007年1月,胡锦涛主席成功访问苏丹后不久,苏丹政府终于同意推进安南方案第二阶段的落实,同意在达区部署混合维和力量。目前各方主要分歧是如何有效实施安南方案第三阶段行动以及如何开启达区政治重建进程。

既有中国参与达尔富尔问题的相关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关注中国参与的动因和影响。例如,有学者发现,中国调整政策参与达尔富尔问题的解决,原因在于参与大国博弈过程中面临的多重困境。具体包括:海外权益的安全困境,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错位困境,参与国际社会的方法困境,国家形象的建构困境等。而中国政策的积极变化是中国在战略机遇期维护自身利益边疆的前奏。^[3]在此基础上,该学者提出中国外交的整体策略需要变革。二是西方学者批评中国不作为,包庇苏丹政府,推行“新殖民主义”。^[4]其研究重点是中国对苏丹的经济控制,认为中国在发展对苏丹关系时忽视了苏丹政府的反人道主义行为,没有全力解决西方关注的苏丹内部问题。这些研究往往很少提及中国已有的积极外交努力。三是描述中国的外

交努力和建设性作用。例如,有学者概括了中国的四项外交努力,包括通过双边和多边途径同有关各方进行沟通与对话,推动缩小分歧,达成共识;积极与苏丹政府沟通,多次派遣特使赴达尔富尔访问考察;积极提出建设性倡议,确保有关各方的利益能够得到应有的尊重;高度重视达区难民的生活状况和人道主义危机,努力帮助达区人民改善生活条件。^[5]还有学者开始关注中国政府与国际组织在达尔富尔问题上展开的合作及其前景。^[6]有学者还间接提出了在苏丹的中国大公司在参与达尔富尔问题解决过程中的作用。^[7]不过,这些发现虽比较合理,但都较为笼统,对中国的参与方式缺乏恰当的分类和细致的比较。

本文的研究重点是中国参与解决达尔富尔问题的主要方式,并梳理不同方式之间的关系,比较不同方式的差异。也就是说,本文不仅关注中国做了什么,更注重分析中国的参与方式及其相互关系。全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讨论中国参与解决达尔富尔问题的多边途径,包括利用联合国和地区多边组织非盟和阿盟。第二部分关注中国参与的双边途径,包括中美和中国-苏丹两个途径。第三部分分析中国驻苏丹企业发挥的作用。最后是结论部分,对三种方式进行了比较分析,并说明了三种方式之间的内在联系。

一、多边途径

2002年以来,中国政府愈加注重通过多边外交推动国际争端的解决,强调要“积极倡导多边主义和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主要内容的新安全观”。^[8]在达尔富尔问题上,多边外交也成为中国最为重视的参与方式,具体包括联合国和地区组织两个途径。

1. 联合国途径

2004年达尔富尔问题列入安理会正式议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积极借助安理会框架内的外交努力,参与达尔富尔问题的解决。具体措施包括:阐明立场、提出建议、为联合国维和行动提供资金和人员支持等。

首先,通过安理会议案表决,中国阐明了基本的政策立场,即制裁难以解决当地问题,避免国际社会制裁苏丹。自2004年至今,安理会表决通过了24项有关达尔富尔问题的决议,^[9]中国赞成18项,6项弃权。在中国弃权的决议中,4项为警告苏丹政府并暗示要对苏丹采取制裁措施,1项提出将4名苏丹政府和反对派武装人员送交国际刑事法院审判。^[10]2006年4月25日,安理会表决1672号决议时,王光亚明确表示:“从过去

的实践和经验看,制裁往往达不到预想效果,反而可能使平民百姓成为受害者。……倘若参与阿布贾谈判的任何一方因安理会制裁决议而另行考虑是否签署一揽子协议,这势必延长、甚至加剧达尔富尔地区的冲突。”^[11]此外,中国还在安理会努力维护和强调非盟的作用不可替代,阻止其他国家向非盟施加压力。2006年8月31日,中国在安理会1706号决议表决时投了弃权票,目的就是对联国全面接管达区维和任务持保留意见,强调非盟在达区维和行动中的主导地位。^[12]

其次,在安理会有关议题设置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充分利用闭门会议等方式协调大国立场,提出建设性意见,影响最终决议的内容。具体包括:坚持要在有关议案中表达对苏丹政府的尊重,力主删减安理会1564号决议中暗含对苏自动制裁的段落,^[13]并使多个决议的语气更为温和。此外,中国最早明确提出应推动苏丹政府、非盟和联合国三方机制,实施维和行动和政治解决“双轨”战略,同时特别强调,推动政治解决的同时,要加紧实施人道主义救援。^[14]

再次,适时适度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但坚持维和行动必须取得苏丹政府的认可,并接纳非盟为对等合作伙伴。事实上,维和行动本身就是政治合作的产物。安理会1769号决议达成之前,中国一直在向达区派遣维和力量问题上言行谨慎。2007年7月31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第1769号决议,授权在达区展开非盟与联合国“混合行动”。中国随即宣布将派兵数百人参与达区维和行动。^[15]此外,中国政府还给予了联合国达区维和行动一定数额的资金支持。2008年3月,中国政府向联合国达尔富尔问题政治进程信托基金捐款50万美元,^[16]成为第一个向此机构捐款的发展中国家。

2. 地区组织途径

苏丹既是非盟成员,又是阿盟成员。为此,除了以联合国为主要多边外交渠道之外,中国还积极与非盟、阿盟等相关区域性国际组织进行沟通和协作。

在联合国介入达尔富尔问题之前,非盟一直在独立斡旋、推动苏丹政府与反对派武装进行和谈。中国强调,“达尔富尔是苏丹的达尔富尔,其次是非洲的达尔富尔”,因此一直强调并以实际行动支持非盟发挥积极作用,维持达区相对稳定和推进和平进程。2004年以来,安理会历次讨论达尔富尔问题时,中国代表都会突出强调,非盟在调解过程中的主导作用以及非盟维和工作的优先地位。^[17]中国两任外交部长李肇星和杨洁篪,两位政府特使翟隽和刘贵今都曾多次会晤非盟委员会主席科纳雷,希望非盟保持在达区的维和力量,

坚持“联合国—非盟—苏丹政府”三方联动机制,给苏丹政府更多的空间。

2006年5月,阿布贾协议达成后,李肇星盛赞非盟,认为“非洲内部问题完全能够依靠非洲的智慧、非洲的方式和非洲的主导,通过政治谈判加以解决。”^[18]

2006年11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中国同多个非盟国家讨论了达尔富尔问题,并在2007年同很多非洲国家一起促成了有效解决达尔富尔问题的“黎波里”机制。此外,中国还提供180万美元援助,支持非盟在达区的维和行动。^[19]

苏丹70%以上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是阿盟的成员国之一。因此,中国积极推进与阿盟的合作,希望阿盟能够发挥类似非盟的作用,推动相关问题的顺利解决。2006年6月,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上,双方发表声明,强调“维护苏丹的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领土完整。欢迎2006年5月5日在阿布贾签署的关于达尔富尔问题的和平协议,呼吁所有有关各方落实协议,实现和平。……高度重视阿盟在此问题上担负着与非盟协调的重要责任。”^[20]此外,阿盟也坚决反对制裁苏丹政府。因此,每次中国就有关决议投出弃权票时,阿盟国家都会同中国采取相同的立场。

二、双边途径

多边外交基础广泛,但却容易因立场差异或者个别国家固执己见而使议事日程陷入僵局。双边外交则可以直接针对有关事件或议程重点突破,提高工作效率。达尔富尔问题的难点在于是否制裁苏丹政府和如何让苏丹接受联合国的维和方案。表面上看,这些都是苏丹与联合国之间的矛盾,但绝大部分苏丹政府难以接受的提案,其背后推动者基本都是美国及其盟国。所以,中国要想促成达尔富尔问题最终得到解决,必须通过双边外交协调美国和苏丹的政策立场。

1. 中美协调

美国是介入达尔富尔问题最深的大国。虽然“9·11”后美国同苏丹的关系出现缓和,但达尔富尔问题爆发之后,美国对苏丹政府的态度仍然比较严厉。中国要参与解决达尔富尔问题,关键问题就是如何通过双边渠道与美国政府协调立场。因此,2004年以来,达尔富尔问题成为中美之间的重要外交议题之一,协调渠道则较为多样,包括首脑会谈、领导人热线电话、部长级会谈、特使互访等。

中美协调的主要目标是达成外交共识。据一位曾

与美国总统苏丹问题特使纳西奥斯直接交流过的中国学者透露,中美在推进苏丹和平进程中达成的默契是,美国主导解决苏丹南北问题之后,中国应作为主要大国推进达尔富尔问题的解决。^[21]2007年1月访华后,纳西奥斯曾在美国参议院作证时表示,中国对苏丹的行动很积极,并已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美方的努力。^[22]2007年G8峰会上,时任美国总统的小布什也曾对中方发挥的积极作用表示赞赏。^[23]

中美协调的重要作用还在于能够为中国参与达尔富尔问题创造更为良好的国际环境。在达尔富尔问题上,西方社会对中国的相关政策有着较深的误解。美国国会还将达尔富尔问题与北京奥运会联系起来,几次通过提案号召抵制北京奥运会。为此,2007年7月,中国政府达尔富尔问题特别代表刘贵今专门赴美拜会多名议员和名人,解释中国为解决达尔富尔问题所付出的努力。^[24]中国驻美大使周文重也积极通过各种渠道向美国民众介绍中国的非洲政策。这些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美国政界和舆论对中国达尔富尔政策的敌意和误解,有助于中国改善国际舆论环境,更好地参与达尔富尔问题的解决进程。

2. 中苏(丹)协调

自1959年2月建交以来,中国苏丹两国关系长期保持较为友好的状态。得益于较为紧密的双边关系,苏丹较为愿意听取并考虑中国的意见。中国也因此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与苏丹沟通最为顺畅的国家,具体的协调途径主要包括首脑会晤、特使外交等。

首脑会晤的主要作用是提出解决政治僵局的明确建议,推动苏丹政府的政策转变。2007年2月,胡锦涛主席对苏丹进行国事访问,并向苏丹总统巴希尔明确提出了正确处理达尔富尔问题的四项原则,^[25]强调尊重苏丹主权和领土完整、平等对话、推动苏丹政府、联合国和非盟保持三方合作。达尔富尔问题僵局随之发生较为明显的变化。2007年4月,苏丹宣布接受在亚的斯亚贝巴会议上同非盟、联合国达成的共识,原则同意启动第二阶段方案。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翟隽曾表示:“由于中国发挥了重要作用,苏丹方面才原则上接受了安南三阶段维和方案并表示愿在此问题上进一步显示灵活性。”^[26]

特使外交的主要作用在于广泛开展穿梭外交,及时表达政策立场并实地解决有关问题。自2004年起,中国先后任命并派遣了三位高级外交官吕国增、翟隽和刘贵今作为中国政府特使访问苏丹和其他有关国家。其中,刘贵今对非外交经验尤其丰富,奉命担任

“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专门负责达尔富尔问题的斡旋工作。在同苏丹政府进行沟通的过程中，中国特使态度严肃、坦率，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27] 比如，翟隽访问苏丹后，苏丹政府同联合国达成了有关安南方案第二阶段行动的原则意见。刘贵今首次出访苏丹之后，苏丹政府宣布无条件全面接受“安南计划”第三阶段方案，同意在达区部署非盟—联合国混合部队。^[28] 另外，特使们还深入达区，直接了解当地的冲突现状，并同反对派武装头目进行了初步接触。

此外，中国还向达区提供了大量物资援助和项目援建，改善当地的社会发展状况。截止 2008 年 3 月，中国的相关物资援助已达 8000 万人民币，是向达区提供发展援助最多的国家。除非洲国家以外，中国是最早向达区派驻维和部队的国家。中国共派遣了 315 名维和工兵，在南达尔富尔州负责修建及维护道路、桥梁、建筑物、停机坪和防御工事、勘察水源、钻井和修建相关取水辅助设施等工程保障任务。^[29]

三、企业途径

近十几年来，中国与苏丹双边关系迅速发展，石油贸易发挥了重要作用。1995 年 9 月，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同苏丹能源矿产部正式签署了苏丹穆葛德盆地 6 区石油产品分成合同。截至 2003 年底，中石油在苏丹总投入约 27 亿美元，中国从苏丹获得的份额油总额超过 1000 万吨，约占我国全年石油进口总量的 11%，位居海外份额油来源的首位。^[30] 近几年，中国在苏丹的石油贸易和投资活动并没有因达尔富尔问题而受到太大的冲击，中石油已经开始在达区进行采油作业，并且持续获得相应的商业招标项目。^[31]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驻苏丹的大企业，尤其是中国石油天然气公司，必然会对政府参与达尔富尔问题的解决产生影响。首先，中石油坚持正常的石油贸易，为改善苏丹社会经济状况，维护两国友好关系奠定了基础。2002 年以来，中国一直是苏丹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其中石油贸易尤为突出。2007 年，苏丹全年出口石油及石油制品 84.19 亿美元，其中向中国出口就高达 70 亿美元。^[32] 十几年里，中国的石油公司帮助苏丹建立起了完整的石油体系，使苏丹南北双方和达区人民能够分享更为丰厚的石油“红利”，促进了当地的社会发展和民族和解。根据中石油的信息显示，中国在苏丹的石油工程解决了当地 150 万人的生活 and 就业问题，两国的石油合作有助于逐步消除苏丹战乱的根源。^[33]

其次，驻苏丹企业承担了大量民生工程，缓解了达

区的人道主义危机，为中国政府参与达尔富尔问题的解决创造了条件。据统计，截至 2007 年底，中资公司共打井 46 口，修建小电站达 20 座，并利用中国的优惠贷款修建了南达尔富尔州以及加达里夫州至北达尔富尔州的供水工程。^[34] 2009 年 3 月，世界第一长坝麦罗维大坝在苏丹建成，工程建设则由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和中国水利电力对外公司全权承建。^[35] 目前，中国在苏的大型工程项目包括：新阿姆瑞主泵站和穆卡巴若巴增压泵站、吉利电站二期工程、2X50MW 石油焦电站（吉利四期）、阿特巴拉—海亚 150 公里道路项目、麦罗维友谊大桥、苏丹港 5 万吨级集装箱码头项目、苏丹南方政府房建修复项目等等。^[36] 在兴建大型工程的同时，中国企业还实施了整修道路、修建学校医院、提供农业技能培训等配套项目。中石油还向苏丹南部的朱巴大学捐助 25 万美元的图书和教学仪器以及 50 万美元的师资培训费，重点推动苏丹南部石油工程应用学科的建设，促进苏丹南北平衡发展。总体上看，这些工程不仅为当地民众带来了不少实惠，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达区的人道主义危机，同时也为中国政府参与达尔富尔问题创造了条件。

不过，由于政治背景和文化差异较大，中国企业的一些做法也在当地引发了消极反应，比如坚持与苏丹政府保持轻武器贸易，当地员工待遇过低，生产过程中忽视环境保护，以及出资雇佣当地政府军或警卫提供安全保护客观上加剧地区紧张等等。^[37] 此外，由于中国石油企业同苏丹政府关系较为密切，苏丹政府保护中国企业的行为也引起了当地部分政治派别的反感和抵触。^[38]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政府对驻苏丹中国企业的引导确实有待加强。刘贵今就曾表示，中国政府将继续鼓励和教育中国公司在非洲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更好地使用当地的劳动力，更好地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39]

四、结论

本文发现，中国参与解决达尔富尔问题的途径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多边途径。一方面，依托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身份发挥重要作用，这也构成了中国参与解决达尔富尔问题的基础，有助于增强中国参与行动的合法性。另一方面，注重与非盟、阿盟等区域组织开展有效合作，为实现政策目标创造了条件。二是双边途径。双边磋商解决政治障碍是中国参与解决冲突的最重要渠道，也是总体政策成败与否的关键。其原因在于，达尔富尔问题的症结就是制裁问题和部署维

和行动,而这些僵局必须经由双边谈判来解决。三是企业途径。作为多边和双边途径的补充,中国驻苏丹企业发挥的影响,积极和消极影响兼而有之,企业与政府的协调尚不够充分。

综合考察,三种途径的相互关系是:借助联合国等多边场合参与问题的解决进程,期间有意识地加强与其他区域性组织的配合,引导议题的发展方向。与此同时,加强与美国在关键问题上的协调合作,借助中国—苏丹政府的双边接触,中国驻苏企业的积极影响,促进苏丹政府政策调整。在此基础上,再在联合国框架内确定政治解决的具体方法和“路线图”。

从解决达尔富尔问题的主要经验看,中国今后参与解决类似的地区问题,需要注意以下三点:一是坚持以联合国框架为基础,保障参与行动的合法性。同时,注重相关地区组织的重要作用,积极开展相关合作,广泛争取支持力量。二是充分重视与相关大国和当事方的双边协调,以提高工作的针对性,克服核心障碍,突破政治僵局。三是政府注重与企业协调,拓宽作用渠道,同时有必要控制和引导企业规范行为,^[40]为实现政策目标创造条件。

[注释]

[1] 为了叙述简便起见,下文也称“达区”。

[2] 苏丹国家概况,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以下简称外交部)网站, <http://www.fmprc.gov.cn/chn/wjb/zzjg/xybfs/gjlb/1414/1414x0/default.htm>, 2008年6月1日访问。

[3] 王猛:《达尔富尔危机:中国外交转型的挑战与契机》[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6期,第35—40页。

[4] 比较典型的是 Morton Abramowitz, Jonathan Kolieb, “Why China Won't Save Darfur”, *Foreign policy*, June, 2007, http://www.foreignpolicy.com/story/cms.php?story_id=3847; David J. Scheffer, “China and Darfur: Time for Pressure”, *New York Times*, April 16th, 2007, <http://www.nytimes.com/2007/04/16/opinion/16darfur.html>。

[5] 罗建波、姜恒昆:《达尔富尔危机的和解进程与中国国家形象塑造》[J],《外交评论》2008年6月号,第44—50页;余建华、王震:《中国在解决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上的外交努力》[J],《阿拉伯世界》2008年第2期,第11—18页。

[6] 张春:《中国与欧盟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合作探析》[J],《西亚非洲》2008年第9期,第29—33页。

[7] 查道炯:《中国在非洲的石油利益:国际政治课题》[J],《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4期,第53—67页;刘鸿武、李新烽主编:《全球视野下的达尔富尔问题研究》[M],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版,第199—200页,第203页。

[8] 《中国外交政策》,2006年8月24日,参见外交部网站: <http://www.fmprc.gov.cn/chn/wjdt/wjzc/t24782.htm>, 2008年6月1日访问。

[9] 具体分布是2004年4个决议,2005年7个,2006年8个,2007年3个,2008年2个,参见联合国网站达尔富尔问题专题: <http://www.un.org/chinese/peace/peacekeeping/sudan/scres.htm>, 最近更新时间2008年10月16日。

[10] 还有一项涉及扩大联合国苏丹特派团的任务和规模问题。在同一时期,俄罗斯投了5次弃权票,美国投了1次弃权票,安理会国家没有投过反对票。

[11] 联合国S/PV.5423号文件《第五四二三次会议记录》(临时逐字记录),2006年4月25日,第3页,参见联合国网站: <http://daccessdds.un.org/doc/UNDOC/PRO/N06/325/75/PDF/N0632575.pdf?OpenElement>, 2008年6月15日访问。

[12] 联合国安理会《第1706(2006)号决议》(2006年8月31日安全理事会第5519次会议通过),参见联合国网站达尔富尔问题专题: <http://www.un.org/chinese/peace/peacekeeping/sudan/scres.htm> 和联合国S/PV.5519号文件《第五一九次会议记录》(临时逐字记录),2006年8月31日,第4—5页,参见联合国网站: <http://daccess-ods.un.org/access.nsf/Get?OpenAgent&DS=S/PV.5519&Lang=C>, 2008年6月15日访问。

[13]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王光亚谈安理会关于苏丹达尔富尔问题新决议》,2004年9月20日,参见外交部网站: <http://www.fmprc.gov.cn/chn/zxxx/t158100.htm>, 2008年6月1日访问。

[14] 《2008年4月29日外交部发言人姜瑜举行例行记者会》,2008年4月29日,参见外交部网站: <http://www.fmprc.gov.cn/chn/xwfw/fyrth/t430205.htm>, 2008年6月1日访问。

[15] 《中国政府决定向苏丹达尔富尔地区派遣工兵分队》,2007年5月11日,参见外交部网站: <http://www.fmprc.gov.cn/chn/zxxx/t318072.htm>, 2008年6月1日访问。

[16] 《中国向联合国达尔富尔问题政治进程信托基金捐款》,2008年3月29日,参见外交部网站: <http://www.fmprc.gov.cn/chn/wjb/zwjg/zwbd/t419293.htm>, 2008年6月1日访问。

[17] 《中国政府达尔富尔问题特别代表举行中外媒体吹风会》,2008年3月7日,参见外交部网站: <http://www.fmprc.gov.cn/chn/zxxx/t412957.htm>, 2008年6月1日访问。

[18] 《李肇星外长在安理会苏丹问题外长会议上的发言》,2006年5月9日,参见外交部网站: <http://www.fmprc.gov.cn/chn/zxxx/t251342.htm>, 2008年6月1日访问。

[19]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举行记者招待会——中国、埃塞俄比亚、埃及外长就峰会等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2006年11月5日,参见外交部网站: <http://www.fmprc.gov.cn/chn/zxxx/t278875.htm>, 2008年6月1日访问。

- [20] 《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公报》，2006年9月22日，参见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chn/ziliao/wzwt/zahzltdejbzjhy/zywx/hyhg/t27~30~86.htm>，2008年6月1日访问。
- [21] 访问时间是2008年3月19日，访问地点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A座新鸿基楼。
- [22] Edward Cody, "China Given Credit for Darfur Role, U. S. Official Cites New Willingness to Wield Influence in Sudan", *Washington Post Foreign Service*, Saturday, January 13, 2007, Page A13,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7/01/12/AR2007011201924.html>; "Top U. S. Diplomat Cites Chinese Cooperation on Darfur, Natsios unveils new 'Plan B' Sudan sanctions to Senate", 11 April, 2007, <http://www.america.gov/st/washfile-english/2007/April/200704111658531EJrehsiF0.2924921.html>，2008年6月20日访问。
- [23] 《胡锦涛主席会见美国总统布什》，2007年6月8日，参见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chn/wjbj/zjzg/bmdyzs/xwlb/t328677.htm>，2008年6月1日访问。
- [24] 《中国政府达尔富尔问题特别代表举行中外媒体吹风会》，2007年9月18日，参见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chn/zxxx/t363782.htm>，2008年6月1日访问。
- [25] 《胡锦涛同苏丹总统巴希尔会谈》，2007年2月4日，参见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chn/wjbj/zjzg/xybfs/xwlb/t294619.htm>，2008年6月1日访问。
- [26] 《外交部部长助理翟隼就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举行中外媒体吹风会》，2007年4月12日，参见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chn/zxxx/t310576.htm>，2008年6月1日访问。
- [27] 美国负责中国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柯庆生(Thomas Christensen)曾高度赞扬刘贵今特使在推动达尔富尔问题解决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笔者2009年2月28日在波士顿的访谈记录。
- [28] 《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就苏丹政府同意在达尔富尔地区部署非盟—联合国混合维和部队事答记者问》，2007年6月13日，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chn/xwfw/fyrth/t329633.htm>，2008年6月1日访问。
- [29] 《温家宝总理与英国首相布朗通电话》，2008年2月19日，参见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chn/wjdt/wshd/t408343.htm>，2008年6月1日访问。
- [30] 孔自超等：《苏丹六区区域勘探的重大发现及其意义》[J]，《断块油气田》2001年第7期，第18页；CNPC苏丹项目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尼罗河畔树丰碑》[J]，《中国石油石化》1999年第6期，第22—23页；查道炯：《中国在非洲的石油利益：国际政治课题》[J]，第53—67页。
- [31] 《中原油田独揽苏丹两大区块固井工程》，2008年10月28日，参见中国钻井网：<http://www.china-drilling.com/news/CNPC/2008/10-28/7293.html>，2009年3月12日访问。
- [32] 《苏央银行发布2007年外贸情况》，2008年4月14日，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丹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网站：<http://sd.mofcom.gov.cn/aarticle/ztdy/200804/20080405476255.html>，2008年6月15日访问。
- [33] 《中国帮苏丹建起完整石油体系 为苏带来和平转机》，2008年3月12日，参见中国石油天然气公司网站：<http://www.cnpc.com.cn/CNPC/xwzx/hyx.htm>，2009年3月12日访问。
- [34] 《2008年2月14日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举行例行记者会》，2008年2月14日，参见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chn/xwfw/fyrth/t407327.htm>，2008年6月1日访问。
- [35] 《通讯：沙海出平湖——记苏丹麦洛维大坝正式发电》，2009年3月4日，参见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overseas/2009-03/04/content_10940883.htm，2009年3月10日访问。
- [36] 驻苏丹使馆经商处：《在苏正在执行的项目》，2006年4月19日，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丹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http://sd.mofcom.gov.cn/aarticle/zxhz/zjzg/200604/20060401947157.html>，2008年6月15日访问。
- [37] 2008年3—4月，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有关专家的访谈。
- [38] Rob Crilly in Nairobi, "Darfur Onslaught 'to Clear Way for Chinese Oil Hunt' Say Rebels", August 14, 2008, <http://www.timesonline.co.uk/tol/news/world/africa/article4525805.ece>，2009年3月10日访问。
- [39] 《中国政府达尔富尔问题特别代表举行中外媒体吹风会》，2007年5月29日，参见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chn/zxxx/t324245.htm>，2008年6月12日访问。
- [40] 类似的观点还可参见 Li Anshan, "China and Africa: Policies and Challenges", *China Security*, Vol. 3, No. 3, Summer 2007, pp. 69-93.

作者简介：孙学峰，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北京，100084)

金峰，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2008级硕士研究生。(北京，100084)

收稿日期：2009-02-23

修改日期：2009-03-21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6 Foreign Strategies of the Five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and the Geopolitical Cause

by Zhang Lei & Kasym Zhanibek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turned Central Asia into a global geopolitical center. Under the new international structure and regional situation, the five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which share much homogeneity among themselves, chose different foreign strategies: Neutrality, Alliance, Balance of Power, or Balance Strategy. Different options of strategies reflect a common strategic impetus: geopolitics. The combination of geopolitics with their respective realities contributes to the formation of different strategies under the rational choice, as well as priorities in their respective diplomacy under their own strategies.

32 The International Digital Divide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Current Situation, Causes and Effects

by Xiong Guangqing

The 1990s witnesse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that had a substantial impact on both commerce and society in general. Meanwhile, the digital divide emerged as a result of imbalance in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ivision of labor, the international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and the gap between different levels of education. This problem should enjoy high degree of attention because it may further widen the international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resulting in individual countries enjoying digital hegemony, and threaten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37 Analysis of the Basic Way of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Solution of the Darfur Issue

by Sun Xuefeng & Jin Feng

China has been involved in the international efforts to solve the Darfur problem in Sudan since the year of 2004. China adopts three approaches for her participation in the process: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bilateral coordination, and the role played by Chinese enterprises in Sudan. These approaches are interconnected. Participation in multilateral activities such as in the UN provides more opportunities for China to the resolution of the problem. China also pays attention to cooperation with relevant regional organizations in the shaping of the orientation of efforts for the solution of the problem. Meanwhile, China has strengthened coordination upon key issues with the US and through contact with the Sudan government and the active influence of Chinese enterprises in Sudan, China promotes active adjustment of policy on the part of the Sudan government.

43 New Way of Thinking: Expanding China's Right in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by Liang Kaiyin

Expansion of China's right to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is a reasonable demand in response to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system dominated by western countries. In constructing China's identity as a "responsible power", China needs to solve the following issues: (1) how to determine the right to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and (2) how to employ effective channels to win the initiative in competition for the right to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China must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let the world understand China's natural rights and concerns, and enjoys the right to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corresponding to her role as a responsible power. This is where China's national interest lies.

48 Some Thoughts on the Study of "Chinese Studies in America" by Chinese Scholars

by Zhang Xiaomin

Since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America has been taking the lead in Chinese Studies among the world. Consequently, Chinese scholars attached great attention to Chinese Studies in America and carried out studies on it. Till now, great achievements have been attained in this field in China. However, there still exists wide differ-